



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的浑河北岸,有相邻约2.5公里的两座古城遗址,较大者位于浑河北岸,当地百姓称大红城,稍小者位于大红城东北的丘陵台地之上,当地百姓称小红城。大红城、小红城周围的现代村庄,也以相邻古城命名,分别为大红城村、小红城村,其中大红城村也是大红城乡政府所在地。

对于大红城古城和小红城古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工作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即进行过实地调查,一般认为大红城古城为明代早期的云川卫治所,小红城古城为元代的红城屯田城。

2015年春天,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市文物保护中心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联合对这两座古城遗址作了实地调查,对其性质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大红城古城位于浑河北岸的平地之上,南距现今的浑河河道约1.5公里。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1575米、东西宽1455米。城墙系用红褐色黏土夯筑而成,大部分保存较好;如东墙保存较好的一段,经实测,基宽约13米,顶宽约3.2米,残高5~7米,夯层厚10~20厘米。东、西、北三面城墙中部均可见门址,宽10~13米,其中东门、北门外置有马蹄形瓮城。南城墙中部现为民房,原来是否有门址已不清楚。城内断面之上不见文化层,大部分城区散布遗物极少,只有东墙之上及其两侧多见汉代陶片、瓦片。

据《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地理志》记载,云川卫设置于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隶属于山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山西都指挥同知王仙领兵修筑了

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与小红城小考

■张文平

城堡,并开荒屯田。永乐元年(1403年)云川卫内徙,宣德元年(1426年)复还旧治,正统十四年(1449年)徙于大同左卫。

考古工作者早年在对大红城古城的调查中,采集有明代的白瓷碗残片等相关遗物,从而考证为明代云川卫。从大红城古城的规模来看,与同时期的东胜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沙岗城圉圖古城)、镇虏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黑城古城)、玉林卫(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相仿,而且这四座卫所大致呈东西一线分布,大红城古城为明代云川卫治所的考证是确切的。由于使用时间较短,且以屯兵为主,所以大红城古城之中存留的明代遗存较少。

从大红城古城东墙之上及其两侧散布的汉代遗物来看,古城这一地带应建于一处汉代遗址之上。在大红城古城北面的丘陵台地之上,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汉墓,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曾发掘土洞墓4座、土洞砖室墓2座、土洞木椁墓1座。从这些汉代遗存的迹象初步推断,大红城古城之下极有可能叠压着一座汉代古城。汉代的定襄郡沿着浑河由西向东设置有桐过、骆、武成三座县城,为西汉时期定襄郡的最南一线;到东汉时期,定襄郡南迁,浑河沿岸的这三座县城又成为定襄郡的最北一线城邑。如今,一西一东的桐过县、武成县旧址均已确定,分别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城嘴子古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榆林城古城,而处于中间位置的骆县旧址则一直没有发现。从大红城古城大致处于城嘴子古城、榆林城古城中间的位置来看,恰好符合定襄三县的浑河沿岸布局;由此可证,明代云川卫建立在汉代骆县故城之上。

小红城古城的位置相对于大红城古城,有居高临下之势。古城平面大致呈方形,但四墙长度略有差池,北墙稍长,南墙稍短,整体由东向西略作菱形倾斜;其中,东墙长440米,南墙长425米,西墙长450米,北墙长470米。墙体夯筑而成,整体保存较好,底宽约13米,顶宽约8米,残高2~3米,夯层厚10~15厘米。四墙中部均设门,门址宽4~6米,其中西门外置有马蹄形瓮城。四门间在城内形成十字街道,城墙四角有角台残址。城内文化层厚约0.5米,地表散布有陶、瓷片和砖、瓦等遗物。陶片均为泥质灰陶,可辨器形有盆、罐、瓮等;瓷片以白釉、青白釉瓷为主,少量为黑釉和茶叶末釉,可辨器形有白瓷碗、盘和黑釉罐、茶叶末釉瓮等。

对于小红城古城之内散布的这些遗物,由于多系陶、瓷碎片,以前的考古工作者认为其年代以元代为主,部分或早至辽、金时期。由于其有小红城的名字,于是和元代的红城屯田城联系了起来。据《元史·兵志三·屯田》忠翊侍卫屯田条记载:“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命各万户府,摘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围,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两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后改立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以领之。”经相关专家考证,燕只哥赤斤地面位于元代大同路平地县一带,平地县为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大土城古城,有元代木铃站道上的燕只哥赤斤驿站设于该城邑之中;而元代的红城,则为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的广益隆古城,设有屯田仓红城仓(又名塔吉仓、答吉仓)。

小红城古城略作菱形倾斜的平面布局,与金代金界壕沿线的古城非常相似。查阅史料,《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云内州之下

设有云川县:“云川,本易董馆,后升为裕民县,皇统元年复废为易董馆,大定二十九年复升,更为今名。”到元代,云内州下不再设县。小红城古城极有可能为金代云川县治所。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考古学界有“辽金不分、金元不分”之说,目前尚难以把辽金两个时期、金元两个时期的瓷器完全分辨开来,所以对于小红城古城采集瓷器的模棱两可之说也是情有可原的。大红城古城为明代云川卫,这个卫所的名称来源于金代云川县,小红城古城西北距辽金元时期的云内州治所(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的直线距离约55公里,所以将小红城古城考证为金代云川县是可信的。

小红城古城南临浑河,云川的得名应与浑河有关。浑河最早见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名为中陵川;到隋唐时期,史籍记载名为紫河;金代,即将浑河称为云川。金代云川县原名易董馆,为馆驿之名,在辽代即有此馆,属于河东八馆之一,所以小红城古城之内散布有辽代瓷片实属正常,但城池当建于金代。小红城古城所在的浑河北岸地势较为开阔,由此沿着浑河向东、向西,向西至红山口村附近再向北,均为古代东西、南北向的通衢要道。至于大红城、小红城,其得名亦与浑河有关。据《清一统志·归化城六厅》记载:紫河“在和林格尔地。蒙古名五蓝木伦”。自明代中晚期以来,人居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将浑河称作五蓝木伦,为红河之意,而位于其旁侧的古城也就被称作红城。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往往红、浑不分,清代晚期以来进入浑河地区开荒种田的汉族移民,将红河讹称为浑河。由此可见,蒙古族所称的小红城,与元代的屯田城红城,实在没有必然的联系。

时光流影

■董和平

一件珍稀的邮路封



2018年初夏,在邮友热心帮助下,有幸从国外一华裔老集邮家手中购得一件十分难得的邮路实寄封。此封看似普通,对一般人来说也许还会不屑一顾,但对于专注收集绥远邮政历史的我来说,却是一件梦寐以求的珍稀之物……

此封是自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中转多地,用时近两个月才寄达目的地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一座小城,是目前所见从我本土寄出最早的实寄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因呼和浩特地处边远,人烟稀少,近代邮政与沿海城市相比开办略晚。据《呼和浩特市志》《内蒙古邮电志》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归化城、绥远城各设邮寄代办所一处。翌年八月十六日,撤销归化城邮政代办所,成立归化厅邮政分局,隶属太原邮政副总局领导。

由此继续转回正题,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清邮政采用中国古老传统干支纪年,统一开始启用单、双圈干支纪年日戳。

此封即为甲辰年(1904年)山西归化城寄比利时西式实寄封。封面贴清代伦敦版蟠龙5分票两枚,符合当时国际平信邮资10分,销山西甲辰七月九日(1904.8.19)归化城双圈三格干支日戳,封背分别盖有山西甲辰七月十三日(1904.8.23)大同双圈三格干支日戳、直隶甲辰七月十八日(1904.8.28)宣化单圈三格干支日戳、直隶甲辰七月廿二日(1904.9.1)北京双圈三格干支日戳、上海1904.9.9中英文半切圆日戳中转戳和GRAMMONT(比利时赫拉尔德斯贝尔亨)1904.10.14到达日戳,邮程56天。

同一时期在一个信封上前后盖有6种(7枚)日戳比较少见,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在同一直隶省使用有单、双圈三格干支日戳(北京、宣化);二是国内两省一市使用戳式不统一(山西省、直隶省)单、双圈三格干支日戳,上海是中英文半切圆日戳;三是每经一地盖有的清晰中转日戳,就可看出当时邮政内部邮工执行规章制度的严格与规范。

此封在国内走的是西北旱路,然后到上海经海上邮路,辗转56天才送达收件人手中,这种盖有不同戳式清晰的邮路实寄封,实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清代反映归绥道邮政历史的实物见证。



摄影:钟灵

诗林漫步

■高培堂

六个花瓣的音符

下雪的日子
我们在听雪唱歌
——六个花瓣的洁白、纯真的音符
这低吟浅唱的雪呵
在无数人们的心中悄然绽放
——轻轻一抖落
整个世界俯拾皆是这白色的音符

不要关上门窗
不要裹紧棉衣
不要拒绝这个有雪的季节
请打开门窗
请敞开心扉
尽情地听雪在这个春季
即将来临的时刻唱歌
让雪的歌声婀娜整个世界

看一切阴霾和忧都被春雪装订了起来
封进白雪公主的神奇诗集
仔细阅读读
从诗集中读出来的只能是属于春天的故事
这从白雪公主诗集中飘落的白色音符
以春的羽翼
栖息在人们的心头
用叮叮咚咚的悦耳音符
给我们指点出了梦寐以求的春的信息……

都市披上了你洁白的喜悦
沉甸甸的爱抚
风掩盖不住心中的狂喜
颤颤地和你絮语
太阳眯起眼睛
聆听你融化的嘀嗒声为绿色谱曲

“雪糕冰淇淋!”
姑娘芳醇的叫卖声沾满了你
生活的凉爽甜蜜
小朋友高举的冰糖葫芦是
绽放在你洁白背景上红色的春之蓓蕾
长椅上的情侶任你那扑扑打打的白蝴蝶
公开描绘他们的爱情
连他们团团的悄悄话
也带有你山岚般洁白的热气……

我们在听雪唱歌
雪的歌声带来了
春的葱茏
夏的希冀
秋的丰盈
和新的一年无数男女老少的欢愉!

编辑: 王晓茹 陈瑛 张文静

美编: 晓行

边走边写

■谢祥涛



图片来源:IC photo

地菜(学名荠菜,又名香菜、菱角菜、地米菜等),是春的象征,是农家的最爱,田野地头,和着春风一吹,地菜像报春鸟一样来到大地上,那是怎样一群嫩生生、鲜灵灵的生命啊,一簇簇嫩黄娇细的芽儿,挂着残冬的轻霜,钻出迷蒙的囚禁,在渠埂、地边,绽放着一首生气盎然的早春诗。嫩青嫩青的地菜苗,便和春天一起来温暖我们。那嫩绿的齿叶,那白色的小花,那沾着馨香泥土的根须,无不洋溢着春的气息,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中生命的律动。

地菜是我最爱的菜,它也是一年最早最鲜的时蔬。那时,放学后只要有人一吆喝:“挖地菜去”小伙伴们就会结伴去挖地菜,拿着小铲子,像小鸟一样,雀跃着飞上了菜园田埂。地菜喜欢扎堆,只要发现了一棵,周围必定会密密麻麻的一片。这时小伙伴们会集体蹲下来,先挑大棵的下手,揪住它们嫩嫩的叶子,用小铲刀往根部一戳,一棵完整的地菜便出土了。

灯下漫笔

■关宏

地菜是美味。每次把地菜挖回家,母亲就会做成各种各式的美食,让一家人大饱口福,主要是能满足我这个小馋嘴。地菜吃法多样,凉拌、炒肉丝、煮粥、包饺子、蒸包子、做汤都行。充盈唇齿间的有淡淡泥土的芬芳,有阳光的水灵,有春天的清新。在那些清寒的岁月里,地菜美了味蕾,也丰润了日子。

家乡人什么时候开始吃地菜,我无法考评,但听老人讲,地菜是我们世代都吃的野菜,人皆知之。地菜在野菜中的知名度和历史都比较悠久了。在《楚辞·九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茝幽而独芳”和《诗经·邶风·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可见口感甜甜的地菜自古就是吃货们的最爱了。

古人爱吃地菜,可从诗人陆游的《食荠》诗中窥见:“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忽忘归。”有荠菜的美味佐食,诗人暂时忘却漂泊异乡的寂苦,诗人喜欢凉拌“小著盐醢和滋味,微加姜

又有惊心动魄、命悬一线的险情。就这样,他以一位出色新闻记者的敏锐,在辽阔浩瀚、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不论是发现社会新闻还是解析牧人的内在精神生活进行报道,都具备着深入腹地的坚韧与勇敢。

万炜明曾经在草原上深夜遇狼,在春天渡黄河快要解冻的冰河,在夜色深沉的风雪草原上迷路……这样生命遇到险情的经历他不记得有多少次。有一次,他在大兴安岭采访,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黑熊,当地人称黑瞎子,遇到黑瞎子,十有九人会没命。他拼命奔跑,眼看距离越来越远,当时凭着年轻腿长,他上树躲避,可是没想到那个熊瞎子,一直追到树下,然后黑瞎子就用力大无比的身躯撞树、摇树,他在树上被摇晃得坚持不住不说,那棵并不巨大的树眼看就要被撞倒,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声枪响,黑瞎子被赶来的猎人击毙。他这才保住性命。

新闻的敏感、长期细心的观察和与牧民的情感交融,万炜明爱上了草原,他每采访一件事、一个人物都要付出比寻常更大的努力。这些草地大漠深处的牧民往往特别质朴,不善言谈。他走进一座座毡包里,尝试草原生活,和牧民们同吃同住、休憩与谈、谈心交朋友。他懂得收牧们的情感,感受着他们天高地阔的豪气和独特的生命感受。一篇篇出色的新闻报道、特写、通讯、散文

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被印成铅字,由《内蒙古日报》传播于大草原上,一些劳动模范的典型人物被树立起来。他成为草原名记者,受到草原人的爱戴。

由于工作各方面的出色,他被提拔为内蒙古日报社政文部主任,成为一名党员。随着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1984年他担任了《广东新闻志》,达70多万字。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他扎实的工作作风,为广东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88年,万炜明调回广东,职务为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除了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主编了由广东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新闻志》,达70多万字。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他扎实的工作作风,为广东的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创办了《今日文摘》杂志,在办杂志的五年期间,杂志倍受读者的喜爱。他在办杂志的同时,开创性地出版了《今日

文摘》系列精华本,并主编了《敬畏生命》丛书。我是1995年从呼市来到广东的,从1996年开始在万老师的指导下参与办《今日文摘》,那时,他为了多选择一篇佳作,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对编辑们说:我们多刊登一篇好的文章,就能给读者带来多一份阅读的获得和享受。

后来,在万炜明的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日报》上开设了散文《三人行》专栏,由万炜明、李淑章和我三人共同写稿,责任编辑李霞梓时发表。那是我们再一次的合作。万炜明直到80多岁时仍然笔耕不辍。

他将个人享受和应有的物质生活压低到最低状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每有人问起他时,回到内地,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后不后悔?他总是说:“能与祖国同呼吸、共荣辱,自己的命运能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万炜明热爱着自己的家乡虎门,为家乡撰写文章。他常常提到家乡东莞虎门,他以“死后何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袁崇焕名诗自勉,抒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怀。

万炜明为人热情、开朗、厚道,具有深厚修养和人文修养,既儒雅睿智又稳健练达,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如风远去,却不曾消失……他的音容笑貌就那样真切地在我的眼前浮现着……